

後集

神仙

仙真

仙異

遇仙

道教

齋醮

道法

道術

道經

錄

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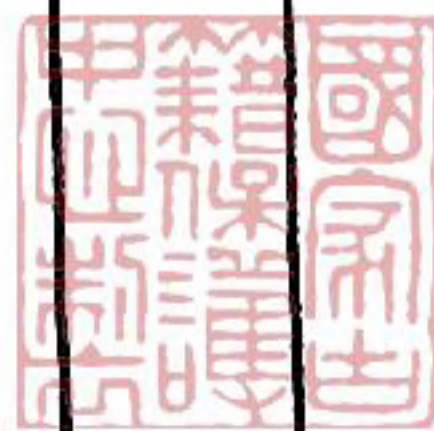
佛像

佛化

聖會

水陸

佛經



文華

詩

詞

神明

死後為神

神靈

神醫

怪異

人異

人怪

佛怪

物怪

鬼怪

精怪

水族

狐虎

猿猴

猫犬

猪鼠

蛇虫

飛禽

樹木

山石

靈異

水族

飛禽

走獸

物異

山石

器具

竹木

夢兆

仙夢

吉夢

凶夢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一

前集

人倫門

君后

大元昌運

國朝肇造區宇奄有四方

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

帝圖

太宗皇帝列聖相承以成大業甲

金平定汴蔡撫安中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於茲矣

世祖皇帝渡江之後蓋將深入乃聞
簽軍之擾黎庶驚駭駟騎馳歸宗盟推戴以
世祖皇帝乃

太祖皇帝嫡孫之中

先皇母弟之列以賢為長止于一人雖在征伐
之間每有仁愛之念博施濟眾實可為天下
主庚申年四月即

帝位五月建年號為中統元年建元表歲示人
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
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
治道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平庶
政燕京修營宮室加號上都五年改為至
元元年八年建

國號曰大元蓋易經乾元之義以明資

宋主執行人久留不遣命平書

南伐十三年平定中國

至哉坤元合德乾坤

神武一奮疆宇泰恢天地覆載之

日月照臨之所皆被容光皆一念之

基之也

天戈指南命師遣將戒以不殺常時江水不
可渡至渡江之日江水鏡平豈非天哉江南
州郡望風歸附上應天心下慰民望

聖旨節該凡有重刑至死者如府州審問獄成
便行斷決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案

牘繁冗須臾決判萬一差誤人命悔將何及
朕實矜憐今後凡有死刑審覆無疑呈省關
奏待報斷決雖堯仁如天亦不過是其崇儒
也立國子監置太學免一切差發天下之士
心歸焉其恤民也置按察司選擇官吏勸課
農桑問民疾苦天時旱災腹裏則減免包銀
絲線江南則減免夏稅秋糧天下之
焉其恤軍也遠征陣亡子弟承襲以
贍以月糧天下之軍心

分取一深得古人什一
賞遊手好閑之懲勸人心歸之天命
惟

大元肇興間世英武席捲八荒囊括四海東至
日出之賜谷西至日昧之虞淵寸地尺天皆
入版圖自開闢以來未有之也偉歎盛哉

龍章五色

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始生之夕祥光燦爛洞
燭一室微時游京口竹林寺卧於講堂上有五

色龍章寺僧見而驚異之帝所居上常見有二
小龍如附翼狀後伐荻新洲有大蛇長數丈帝
射傷之明日復至俄聞杵臼聲帝往覘之見數
童子皆衣青衣擣藥捺莽中帝詢之童子曰我
王化為蛇而出為劉寄奴所射故為合藥傳之
帝曰王果能神何不殺之童子曰寄奴王者不
死天之所命豈可殺也帝叱之皆逸盡
而返以傳金瘡無不愈者今本草傳劉
以武帝而得名也

天女生子

後魏聖武帝拓跋氏名詰汾陰緱山澤婦人乘輜輶自天而下既至出曰我天命而來與君相偶旦日謂帝曰比與君合今已有娠約以期年再會于此言終而別明年帝如期而往天女果至以所生男子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言訖辭去帝名其子曰力微即神元帝也是為魏之始祖時人為之語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亦異矣哉

神光蒲室

後唐天成二年明宗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是歲丁亥宋藝祖皇帝趙氏生於洛陽夾馬營是時神光蒲室照耀人影異香馥郁經月不散人因號其營為香孩兒營建長事周世宗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見案上石琰環因已之名位自小校至節度使一一擲之乃曰過是則必為天子一也

一日於文書中得木簡長一
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點檢使世宗遂
代之及世宗上仙恭帝嗣位契丹比漢
邊恭帝命太祖領諸將禦之有軍校苗訓號知
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謂太祖親吏
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議曰主上幼
我輩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
子黎明諸將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立太尉
爲天子以黃袍加身太祖拒之不從遂受恭帝

室大震漁人惶駭取出
也冒漁人姓陳氏希夷之生亦可謂異
附錄之以補野史之筆

太平天子

宋太宗未登極時嘗與趙普同坐而已處其下
陳希夷至執普手起曰爾紫微垣小星豈可壓
帝座邪先是藝祖嘗召希夷赴闈一日使往相
晉王即太宗先希夷及門不見晉王而返太祖
曰汝見晉王乎希夷對曰未也上曰何為遽返

對曰臣至晉王之門見王之廡役皆侯王將相
也以是知王他日必為太平天子又何必見王
而後始返耶

來和天尊

有揚礪者未仕時夢至一官府一人衣冠狀貌
甚古語礪曰汝能從吾遊乎礪唯唯遂引礪至
一宮殿深邃嚴密一王者秉珪南面最
方拜次見案上簿籍填委列世人姓名
視之見己名冠其首因請

示礪曰此來和天尊也吳曰
之礪再拜而出後登進士第為襄王府
歸語其子曰吾觀襄王儀表真向所夢才
尊也至道初太宗立襄王為皇太子繼登大寶
即宋真宗云

神仙應世

宋仁宗世傳為赤脚大仙當時文武大臣皆天
上仙伯星官受命輔之明良際會而履休運至
和嘉祐號稱盛治宋三百年言太平天子享國

久而及深者舍仁祖無以加焉然英廟神考哲
宗此三君者揚文正公大年以為皆武夷仙人
應世與仁宗之事同一證應良不誣也當神考
之未生也武夷山道士吳懷玉有道術神遊八
極之表嘗閉目靜坐謂一世之人咸不足我觀
惟醉酒則步入同亭會真祠瞑目指冲妙等惠
真人曰應在戊子見者大笑以為病心
神考果生於戊子而懷玉亦戶解去當
蛻骨而仙也是日有蜀帥美

珮玉玳瑁長揖既道間言
歸過武夷言之則云死已久矣集衆發
棺焉由是觀之文正之言良不誣也

錢王現夢

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母韋后在娠時徽宗夜
夢吳越王錢俶來謁覺而異之時大觀二年也
高宗生于宮中紅光滿室宣和二年封康王靖
康之變康王嘗質金人軍中金國太子與康王
同出射連發三矢皆中破其筈纍纍懸於其上

金太子驚以為神默計之曰宋太子生長深宮
狃於富貴鞍馬非其所長今善射如此意南朝
揀選宗室中之長於武藝者冒名為質必非真
也留之無益不如遣還換真太子來質乃善高
宗由是得逸遂易服間道奔竄足力疲困乃假
寐於崔府君廟堦砌間夢神人報曰金人追兵
至必速去之康王擗徨四顧神曰已備
伺候矣大王急行毋為所及也康王驚
已在其側矣王勇躍上馬疾

百里渡河而馬不前下視之

神物之助暨渡河至一村莊飢渴甚謁

老嫗嫗延入莊內坐復出莊前則有數

問有一官人狀貌若是曾從此過否嫗思其言

狀貌類謁飯者乃荅之已過數日矣追騎以鞭

敲鞍曰可惜可惜遂反而不追嫗歸語曰吾觀

官人非客旅也得非官中人乎適有追騎來問

吾已給之而還矣康王曰吾奔逃而南飢渴至

此既承見問敢不實對願密之嫗曰大王請安

心少頃辦飯進因出銀數百兩以獻曰吾兒李

若水也已死於虜矣國家大事願大王勉之康

王由此奔相州搗擄召兵勤王因登郡圃飛仙

亭視其牌額持弓矢而祝曰若中此牌則必聞

京師音耗果三發三中左右動色相賀又語幕

府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

服所賜此何祥也頃時京師閣門祇候

蠟詔來命爲大元帥速領兵入衛時王

州使臣馳報黃河未凍衆失

行至子河渡而河水凍已合
宗已北狩矣有使臣曹勛自河北竄歸
御札曰便可即莫來救父母又奉元祐皇帝手
詔迎康王其略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
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
豈人謀康王拜受遂即位于南京

金龍之瑞

宋度宗乃理考皇兄榮王之子也方其母之娠
度宗也有飛語遂密使女醫治藥毒之而榮王

不知也莫藥者見有金龍于上知將生貴人也
懼不敢煮因傾瀉其器以故得不進遂產孟啓
度宗舊諱歷三封為忠王後建青宮而登大位先是
秦檜定都錢塘望氣者言抱劍營有兩朝天子
氣故秦檜之賜第在焉蓋欲以當王氣也檜之
死光堯命取其第後壽皇生于是度宗亦生于
是卒應望氣者之言異哉抱劍營者舊時二府
即其地也度宗登極榮王進封福王

宋謝后賢德

宋理宗朝謝郡王府春遊泛海
歸郡王奕昌前行適太學一士人乘醉
司呵之郡王以其士也戒從者勿校士怒少
息未幾謝之諸子來士訕罵語益峻至以乳臭
詆之謝年少氣銳左右忿復不可制加無禮焉
且紐拽以歸凌辱尤有不堪者學之士友相率
至謝府扶門奪之去詰朝三學伏闕上書后爲
毀服脫簪珥侍罪奏以先臣奮自儒科臣妾教
訓不嚴致兄姪凌辱士類乞押臣妾歸田里謝

某等各與追勅理宗大喜親下殿執其手以登
云朕自有以處此旋以中殿奏諭諸生歸齋并
以事付臨安府區畫時趙節齋尹京逮繫謝府
街司及太學齋僕責之云既是街司豈不知爲
太學上舍旣爲齋僕豈不知爲少保相公不能
小心激成此閔各行杖責會謝府學官及三學
之前廡爲泛湖之集以講解之而修謝拜
王戒以勿易姑葺其舊以識吾過此事
處置得宜不動聲色而彈其

全國体且可以保外家然理亦不可
之度也歟

宋謝后家訓

謝府有温倅者未之官而貨商貨飛語聞上一
日太后謁景靈宮歸次其家廟側之便室兄姪
眷聚列班起居命郡王坐賜茶立温倅于席詰
責其過至謂汝只道我長在此坐長惡不悛一
家富貴由汝而壞我亦并爲汝累矣倅戰栗爲
流汗及趾郡王引咎自責以訓導不嚴良久乃

得解其御外家訓嚴如此

忠臣

忠顯自經

忠顯公劉幹字仲偃建州人嘗守真定金國之
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
禍金人慕其名未幾爲金使得欲用之幹仰天
大呼曰有是乎歸召其親信謂曰金人乃欲用
我我當以死報國耳即咬指血扯衣襟
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用夫

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以順爲三者妾也
予所以有罪也付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
酒以衣條自經燕人雜然嘆曰劉相公忠臣也

忠愍罵賊

宋靖康金人渡河將抵京都宋以吏部侍郎李
若水奉使議和金師粘罕不從若水罵之粘罕
擊之若水氣絕仆地良久乃甦粘罕遣兵士監
視之仍饋飲食若水憤氣不食粘罕怒囚于圜
圍其母張氏聞之曰吾子死於難矣粘罕猶不

忍殺之諭之至再若水數其失信五事罵聲愈
厲粘罕即圍兵下敵殺之若水至死罵聲不絕
口金人相謂曰南朝之士死義者惟李侍郎一
人矣若水死年三十五謚忠愍

寧死不降

李庭芝守維揚宋咸淳癸酉大元兵破江南諸
郡獨陽不下時軍心離散公雖欲固守而不可
得遂與江都統收親兵萬餘保泰州揚
州以潰大元軍遣千戶一人

降後即還兩淮地面江曰彼也思相
死何不爲朝廷一戰而死言訖自刎李
害千戶取其首懸於開明橋近有自揚來者舊
客將莊某云至元丁丑年省官在設厅茶飯伶
人戲侮此事即嘔血而死

出戰遭虜

李震汴人宋靖康年間爲一小校金人逼城震
領所部三百人出戰殺七百餘騎援兵不至遂
爲所擒金人問曰南朝皇帝在何處震曰我官
家要你問做什麼金人乃縋吊於街市凌遲之
震罵不絕口剥皮將盡但未剖腹尚有餘氣尤
大罵仰首向天而死

舉家自焚

尹穀字畊叟號務實長沙人早年以詞賦教授
諸生歲登其門七八十人後登第仕荆湖間改
官寧邑歸仍授徒德祐乙亥除衡州守廷吏及
門潭已被兵李肯齋希招入都幕德祐
月朔城降公積平生付身于忠貞

拜謂其弟岳秀曰吾弟可急去不可
後吾受國厚恩義當死岳秀曰兄既死
往願俱死舉家四十餘口老幼環坐婢僕席地
鎖門縱火自焚而死

死為趙鬼

至元丁丑太和士人王士敏與針匠劉世超等
聚兵入邑後敗劉自經而死嚼齒血書于石云
生為趙民死為趙鬼赤心報國一死足矣王士
敏入獄書一絕于裾云此行無復望生還一死

都歸談笑間大地皆為腥血染好收吾骨首陽
山竟死獄中

忠臣烈女

宋德祐甲戌蜀昌州趙卯發倅池州乙亥大元
兵至與妻子訣其妻曰爾能盡忠吾獨不能為
忠臣之婦乎寧相從地下趙公喜具冠裳大書
十六字於倅斤春臺上曰君不可負臣不可降
夫妻俱死節義成雙遂俱縊而死府學
拊其尸哭之曰生為大宋人死為大

洗此汙清溪一泓水二士亦赴水而入城伯顏丞相見而嘉之命歸附官以之仍就佛寺建緣以助冥福君子曰忠臣烈女何代無之然少見於一家之內趙君咸常專美之矣賢哉丞相能成人之美此秉彝好懿之天誰獨無是也

負御容死

宋靖康元年王稟爲宣撫司統制守大原大原守禦稟功爲多及至城陷稟引疲乏之兵欲出

西門無何西門插板索斷不能出軍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勸稟降稟歎曰城陷士無鬪志又且門阻天亡稟也稟起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死者三十一人圍城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之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後粘罕得其屍令張孝純驗之既實向屍大罵率諸酋執兵同踐之而暴於野

不拜金臣

宋張孝純守大原金人侵城孝純被
粘罕前遂令下拜孝純曰未審帳上是
曰元帥孝純曰元帥是金國大臣某是宋國大
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事至於此
惟有一已耳何相窘拜耶竟不屈粘罕不能強
囚歸雲中

石上釘橛

宋靖康亂大金丞相粘罕圍太原有保正石身
起寨於西山保聚村民金兵攻之往往為身敗

由是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時身已保守八月
矣粘罕既得身命釘之於車刺刃於股將欲支
解之身終不屈粘罕異之徐謂身曰爾若降我
當命爾為官身罵曰爺是漢人能死不降爺姓
石石上釘橛更不移改遂被其害

奉使守節

宋太后韋氏崩遣賀允中使金國報哀奉太后
留遺物使北界至汴京就館宴日用常
金國有背盟意用宋叛將孔
再押

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國有六燕樂
戴花乎伴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主人
固有休吾年七十餘矣當守節而死彥舟解曰
兩國通好叅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
花侍側而已

奉使辭樂

宋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
部尚書爲報謝使虜錫燕汴京仲遠與郊勞使
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

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
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
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徹樂仲遠方率
其屬拜受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
即席声甚厉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
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報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
排闥而出元弼等以問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
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
強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

末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辨滯留期得
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選
之曰卿能執禮爲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
陛下威德非畏臣也使臣死虜亦常分也敢覲
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鏗今之毛遂也遂除權
侍郎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一

前集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二

人倫門

父子 孝行附

母子重見

信州富室趙氏居家養母娶妻一年母偶往候
親戚夜有劫賊殺趙劫其財擄其妻官捕寇不
獲其母寡居二十年鄉稱曰趙安人宋咸淳甲
戌建昌軍葉茂卿赴省暮至其鄉一老
途店遠此有趙安人家可寄宿茂卿

闌人爲一宿之托安人見其面貌類
須臾令老僕請入內廳待之以酒饌意
但只垂淚不止茂卿意疑爲鬼然不敢言食畢
出宿天明安人又具早食相延苦留數日臨別
安人以芝楮三十束爲贈祝之曰回途千萬再
過諸僕亦皆有餽贈兼喜出望外至古抗中省
殿對第四甲進士出身授撫州樂安主簿歸遂
買匹段等物於回途再訪送與安人甚喜留數
日相與如一家因閑步後園見供養畫真一軸

問曰此爲何人安人曰此吾兒也年十九爲寇
所殺媳婦爲寇所擄今不知存亡不覺淚如雨
兼又問媳婦何姓曰姓魏某年某月日生身體
之長短面貌之何似歷歷言之且言媳婦孕五
月而失兼聞之付于心驚曰吾母卽是已遂泣
別而歸兼回建昌歸拜其父兼伸二開宴款客
月餘兼以趙安人之事告其母魏氏母掩其口
曰汝休說若爲此人知必見殺其似此心多殺
人矣後兼薄叅州首以斯事重覆於

都監請兼仲二筵席兼至押赴司理
實斬首于市并爲申朝改正姓趙以其母同
信州趙安人家二十年間姑婦存亡之別再得
團樂以至祖母與孫相慶天也

子取父歸

番陽張吉甫介方娠時父客蜀中及誕數歲尚
未還張爲兒時愴然有感常言候年長往蜀尋
父歸也與彭尚書同學嘗作詩云應是子規啼
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往蜀

尋見其父父無歸意乃還省親復往蜀中往返
者三哀告至再父不禁其言而歸鄉人嗟其孝
或爲感泣郭功甫有詩畧云父昔离家子方孕
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
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子尋母歸

朱壽昌父任諫議大夫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遣
出之及長不知母之所在求之不得乃弄言發
心刺血寫經以散於人誓尋見母至

蜀中歡迎以歸時壽昌已年五十歲
以詩賀之畧云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壯心
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
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昇青天愛君五十着綠
服時錢子飛知永興軍奏乞加旌孝朝廷憐之
加官

死孝死義

平陰令劉潛事母至孝母卒潛抱母一慟而絕
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

妻死於義孝義之事集於一門事聞于官保明
申朝已旌表門閭矣

赴水救母

蘇頌知婺州日其母魏國夫人方乘舟而來任
所公往迎迓偶沂湘江水暴迅舟橫欲覆公哀
號不懼水漲赴水救之未及舟忽自正及夫入
甫出抵岸舟乃覆信知孝誠所感神物護持方
能至此

身代母死

何從世居温之北鄉清源宋建炎間
遇人必殺清源皆逃於蒙山未幾盜至衆多被
害間有不殺則執而掠問珍寶所藏之處從世
母亦爲所執從世哀痛不忍母死於盜之手乃
往盜所長揖曰鄉人所藏珍寶惟我可尋母實
不知願以身代母共汝尋之盜乃釋其母而執
從世引導數處皆無所得始知其始已因聚箭
射之俱不中體賊問其故且言恐母死於非命
故設是計以代母死賊悅其孝遂釋之

割股行孝

葉二宏溪村民以補漏爲業孝於母母疾割股
以療偶血汗衣襟弟婦曰伯衣有血其弟知之
謂是瘡破疾未愈繼又鑿腦取髓遂暈去及醒
見頭上有些髓取和粥以進母疾隨愈踰年出
外訪親一夕夢母告以折足驚覺次早三步一
拜歸家見母果登梯失足醫治勿藥後母卒刻
木爲像寘之檐頭隨寓供養

取腦行孝

王羽宋乾道二年病革夜半登樓焚
母病愈以利刀取腦調羹進食繼有神人以火
炬燭之母病隨起壽年至九十官為保申旌表
門閭

別肝行孝

新喻縣長宣里人羅裳事母至孝一日母感危
疾藥石草救於是焚香告天剔肝和粥以進橫
刀曾間刺之深寸許凝臍瀦血刃悉推卷取香
炉灰傳血立止復誓曰有如母疾不已當易是

刃往視其母則其疾良間累夕即如平時

雷擊不孝

温之吳公曰有二惡少謀欲生事尚各有母欲
假手於同謀者互殺其母而後舉事其主謀者
陳五四者正在練店內烹飪尚未得食立於竈
後有牧童王正忽見有文身之人携錦皮簿書
入門恍惚間先携小童出門外霹靂一聲五四
頭巾穿破上頂上一竅穿透靠壁而死

事姑不孝

邢州李生母年老目盲李生事之至
慮其妻金氏侍奉有闕必再三祝付之而後往
金氏不聽夫語不尽禮母甚埋冤金氏憤之恰
值燒餅欲進母傍有小兒阿糞金氏乃以麵裹
糞爲餅餽以進母食既半覺臭穢不可食遂留
以待兒歸李生歸見其以穢物食母持杖擊之
金氏奔走尋邏不見忽有人報云昨日奔入閨
王廟中李生入廟見一狗伏於案下睜目不敢
親近遂呼金氏父母來看此狗流涕自稱曰我

不合以穢物奉姑不孝忽入廟中化爲狗矣數
日而卒○昔有婦人阿李有子出外經商累年
不歸止有兒婦七嫂在家婦每飯則兩炊姑飯
以麥婦自白飯李稍與婦忤必受辱罵至於麥
飯亦不進食李忍辱而不敢言一日婦往鄰家
留姑守舍有僧持鉢至門乞飯李曰我自不能
飽安有捨施僧指厨中白飯李曰此我兒婦七
嫂自喫底我不敢以施人恐歸必辱罵我我但
有早食麥飯尚有一合留備午餉

僧未答問七嫂外歸見僧乞飯大為
白飯可脫袈裟換僧即脫下婦終披之僧忽不
見袈裟着身變為牛皮牢不可脫曾問先生牛
毛一片漸變身體頭面亟報其父母至則全身
化為牛矣

勃逆不孝

蜀洋州村落間有姓汪者嘗勃逆其父母人諷
之官罪之皆不悛一日病甚近有威烈廟神夢
之云汝可來吾祠下燒香許祭即愈勃逆之人

扶億而去方跪拜間神坐下忽有一大蛇出紅
冠黑質長一丈餘絞其身仍以頭對其面而舐
之其人遂拜告于神誓死不敢無狀蛇方遂廻
脫去自後痛改為孝子不孝為神所譴冥冥間
可畏也

養禽不孝

松陽縣有少年子籠養金鳳且善鬪可直宋官
會數百券忽出外數日缺食而死妻疑夫歸必
責罵之無以脫罪阿姑曰我自當

豈知此子兇狠歸不見禽欲捷其事
之罪非妻之過爾其寬之子怒極曰老狗急洗
浴去償此命母不以爲然子怒愈急不獲已揭
湯浴洗俄黑雲四合震雷一聲挾其子過前山
擘開楓樹窺其中此地極暗人不可見惟母見
之經涉七日其子方死懸尸於樹木之杪

夫婦 貞烈賢婦附

陸氏再嫁

鄭朝議從子娶陸氏鄭嘗謂陸氏曰我若不幸

死汝母得再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
偕老奚爲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果感疾自度
必死臨終陸對父母復申言之陸但俛首悲泣
鄭死陸携嫁資改適曾工曹曾一日攷試他郡
陸氏昏暮獨坐恍見一婢投書陸視之則筆札
宛然前夫手札也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
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懽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
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違棄我之田疇攘資財
而遂去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可

以爲人之妻慈不足以爲人之母
蒼行理對於幽府陸愧駭汗未幾果卒

去妻復回

向豐之宋后之裔也才調極高貧窘則甚有人
情甚似吳江冷世路真如蜀道難之句誠齋揚
少監竒之一日婦翁惡其窮奪其妻以嫁別人
豐之聽其去作一卜筮子小詞在其篋中後和
云三歲學生兒四歲嬌癡女說着行人也自愁
你自思量取聞之令人鼻酸後其妻見其詞毅

然而歸與之偕老亦可謂義婦歟

薄妻削祿

史堂微時已娶及第傲然自負大有當時不得
富貴家娶爲妻之悔遂薄其妻不與同寢其妻
鬱鬱不得志因緣已允數載史不一顧妻益飲
恨臨終隔壁呼史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
我耶堂終不顧及死心不自安乃從其所謀爲
厭勝以土器蓋其面兼以索加木束縛其屍而
埋一夕此女夢其父曰女託非人

受厭勝彼尔故壽祿削盡踰年更
飲氣而死

負約求娶

開封府大桶村張氏家富有孫助教者為其行
錢張之子少年一日至孫助教家妻女出侍張
見其女有色謂其父母曰某欲娶之為妻解一
玉帕環與其女曰以此為定張去鄰人皆賀曰
有女為百萬主母矣張一時止是戲言後娶他
族忽一日此女氣噎而死孫召忤作具棺以殯

忤作謂小口喪不可停某有園在五里頭可以
殯葬孫如其言忤作心利玉環可直數萬遂往
發棺見女復活謂忤作曰我何在此忤作脅之
曰父母以汝不肯適人使我生理於此今不可
歸不如從我女無所言遂往從之忤作帶以為
妻婦人常有往張家會問之意忽朝廷劉太后
上仙郡括忤作扶護殯葬一日婦人僂馬往張
氏之家張以為鬼遂用杖鞭撻至死忤作之母
謂打死其婦告之官張氏下獄事

棄市

棄妻祈福

宋丙午科舉福建有赴省士人李某道經衢州擔簦負篋貧窶亦甚路傍店主姓翁夢其家土地與言明日有秀才獨行赴省姓李者是黃甲人宜善待之店主伺候果如夢中所言者來遂待以酒食給以果囊隨以僕從俾如京師士人曰主人何愛厚如此店主曰本店土地最靈報我云官人明年登黃甲所以相待也其士人大

喜而夜宿其店心思我向去作官但妻不稱作孺人此時當更娶美者越兩日土地復獻夢於主人云此士人用心不善便欲弃妻今無功名矣士人到省回尚覬店主待之如前乃一茶不與且不納之宿士人苦問其見薄之因店主云吾家土地已知君有棄妻之意不復有功名矣士人惆悵而歸果不中榜可知一念纔起鬼神即知人亦可以自警矣

預夢得夫

揚六建之松溪人家富嘉定代
長擇婚女於未嫁數年前一夕夢與一官人
坐樓上未幾又有一女子登樓對坐官人
折桂花兩枝簪二婦人首揚氏怒即下樓
但見廳堂之間幕帟粲然當中一大牌寫
一奇字驚喜而寤晨興告之父子喜爲吉
夢他日必招佳婿至嘉熙戊戌揚氏年
二十一時有趙時奇登第方二十二得
闕而歸偶松溪有販盃頭王十
二客與揚宅言趙時奇姻事揚家一見
早帖上有奇字暗與夢合慨然許諾冬
即畢姻館于小樓之室皆以爲夢應趙
之官累任與俱及官鄂渚淳祐癸卯
揚氏疾革秩滿回王商議兼宅姻始
悟樓上兩女同坐一女先去者揚氏
一女繼之者葉氏終老豈非前定之數歟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二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三

前集

人事門

廉退

廉退可嘉

宋孝宗朝朱文公辭召命乞監獄廟一次梁克家奏朱文博學有守而安於靜退屢召不起執政俱稱之上曰朱某今以疾辭然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信州崇道觀

琴鶴自隨

趙清猷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著
鶴與龜共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
侈公單車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
聲籍甚公嘗曰吾昼之所為當必焚香九拜告
之于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元豐間罷任事守
越再移蜀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
是所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閤卿前以廷
馬入蜀所携將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
故其詩有言馬尋旧路知歸去龜放長淮不再

來自紀其實也

餽玉不受玉

趙德老為四川總領吳挺知興元兼戎帥德老
自守清廉四路之苞苴纖毫不納挺欲結交德
老知德老喜書因訪求一硯副以玉帶擇一軍
吏之黠者將二物為獻將吏候德老視事日庭
叅對衆投書并以硯帶上德老知其意歛書訖
因起取帶繫之俾左右具膳徐解寘案上復令
小吏入取所自用筆墨來就硯上

字徐令以硯帶還軍吏下拜不
保責軍令狀以爲非是賄賂可以爲獻若總領
不受軍人難以逃責祈懇之切至於泣下德老
呼而前曰但歸覆少保我以將帶繫了將硯寫
字了汝與衆人見之人之愛物不過如此少頃
來請回書軍吏無以爲說竟領而歸

辭金不受金

益州劉府君初爲福江尉民有爭田十年不決
者郡委劉公公得其姦立爲剖決曲直人稱爲
神不知公非神也劉公心爾及去官直者候公
於建州屏從告曰有好香數斤聊爲長者壽發
而視之乃黃金也公笑謝曰君事本直非私也
其敢以公事受君之私乎堅卻不受其人感泣
拜謝而去時人甚偉之

得金散衆

淳祐丙午制置余樵隱帶領鄉人俞路分典入
蜀乞朝廷除知成都府路安撫使在嘉慶府鎮
守十餘年未嘗一擾於民民壽

閱指揮撥發官同諸軍修平糶坊
許有一瓦石相觸諸軍日久用上十餘日方畢
撥發官遂請安撫點看俞到教場中下馬步行
徘徊之次忽有一石觸靴底幾至遭跌怒甚令
隨行取石來看四方如銅塊呼銀匠辨之則紫
色金也將秤等之重五十四兩令銀匠作三分
具冠裳望空拜曰衆軍修平教場皆不得見獨
與見之非天賜乎然不敢私有敢以一分施天
慶觀一分施九頂寺一分犒衆軍惟神明鑒之

嗚呼此乃安分知足之人也

武夫超悟

孟珙字璞玉號無菴隨州人任四川宣撫使兼
京湖制帥創南陽書院以處襄漢流寓之士竹
林書院以處四川流寓之士每日見客雖數十
百人一一接談凡有投獻並入袖中客退以所
受投獻文書令館客逐一朗讀而諦聽之可行
者付出不可行者贖之行囊嘗自作無菴贊云
老拙愛遊戲忙裏放癡憨正當恣

無菴混沌菴之基大朴菴之梁太極菴之枋兩儀菴之戶三才菴之房四象菴之壁八卦庵之窗白雲庵之頂清風庵之墻誰人運斤斧大匠曰羲黃明月爲伴侶萬古共如常欲知吾富貴秋水接天長水雲不到處一片玉壺光臨終又頌云有生必有滅無菴無可說踢倒玉崑崙夜半紅日出君子曰無庵之詩超悟如此是豈尋常武夫所能信乎善處富貴之際矣

獻范蠡圖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乞立儲貳真宗嘉其敢言翊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之召爲右正言後公叅知政事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爲壽獨其姝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即日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精靈應世

宋皇兄趙八大王判吉州每日餐嚼如虎飽而
午睡夢在後池蓮葉上乘涼被院子打覺即喚
院子來問應云偶在荷池內釣魚被一大青蝦
蟻在蓮葉上用口吸釣絲未免用釣竿擊之趙
方悞身是此物○又吉之老宿嘗言太守王佐
任內一夕譙樓第五更鼓聲不鳴喚到鼓角子
供云是夜五更見大蜈蚣虫於鼓上委不敢近
前此時王守正夢睡於此鼓方知身是蜈蚣精
○又王謙太守每夏月澡浴必要大桶閉堂不
令人見一日其寵竊窺之見一大白龜翻身躍
水中遂走出久方有老院子出與人言貴人非
星即精也

中興名將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
朔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鞣鞣然驚駭
遽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
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

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將來
其言乃邀韓至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
賀以金帛約爲夫婦斬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
將遂封兩國夫人矣

輪對沾恩

宋淳熙年間史寺丞輪對讀之半正言先帝高
宗某事忽淚下玉音問故對曰思感先帝舊恩
孝宗不覺亦淚下寺丞至讀畢淚下不已退朝
免冠及蜈蚣虫在頂齧之頂且腐矣蓋其淚下
實爲頂痛孝宗以爲忠明日御批除吏部侍郎
頂瘡數月方愈

風子丞相

丁大全鎮江府金壇人少出爲某寺行者不律
長老撻以竹篥歸咎伽藍竟點其面神托夢主
僧哀祈湔洗僧呼其前責令措式神復來謝以
故主僧加敬待以客禮久之遷各處潘宅館職
捧鄉書旣第愈驕傲人以丁風子自之後至拜
相寶祐年間事也董槐矩堂與

入相丁在臺劾之差數十人各相
府門才出進入小轎急擡到大理寺前放轎欲
以此恐之須臾仍出北閤門外撒轎于地發喊
而散矩堂徐步入接待寺於是去國即此舉措
非風而何續丁入相全臺論列三學叩閣舉民
誼有恨無漢劔斬丁公之語於是罷相南行嘗
語人曰自能談命我不入臺則已入臺則過府
過府即正拜中間須南行一遭而後再秉鈞軸
始料固得終爲捉月之歸其能預知乎

援例民謠

丞相史嵩之當國正懷持祿顧位之心而適憂
去欲以起復要君遲遲吾行正有所待耳昨馬
光祖爲淮總許堪爲許浦都統時方多事兵財
重寄不欲驟更數易遂有起復之命往往史欲
援例而三學扣閣有民謠十字詩曰先祖爲總
領許堪爲統制丞相要起復援例縷縷萬言莫
不切至玉音有曰朕決不用史嵩之矣

見龍富貴

宋淳熙間鄭損帥蜀尋常四川
於富家候朝廷科至即散還鄭制置與富人王
珙借錢粮就請赴麪飯二公坐于便廳見天井
水內有二小龍戲躍片時有朶雲自天而下乘
之而去二公只相顧默默因詢問左右皆無見
者自是富貴之人與尋常異也

威振金虜

趙端明南仲嘉定年間為淮閩威望表聳金人
相戒不敢犯邊皆以趙爺爺呼之貌古怪兩眼

高低一眼觀天一眼觀地人皆望而畏之不敢
仰視一日豁湯伏事底窺見一巨蛇蟠于桶中
皆不敢漏泄一夕三鼓不鳴詰朝申舉當更軍
人自分心死及執履謂有巨蛇蟠於鼓故不敢
近以故皆為蛇之精鎮邊數年一塵不驚兩子
六直閣七直閣隨侍在淮北人有六隻角七隻
角之呼其威名已遠暢矣南仲後為淮東制帥
後拜樞密使以曩年在淮不曾持服淳祐辛丑
乞追服歸私第後召入相累召

保身之道後欲上武當山燒香
陽趙方欲至武當鄠都小卒不請燒香

周邵魁選

宋榜眼邵澤廷對日午未得一說有中貴人巡
案見澤所磨京墨甚佳擬求之澤與之無吝色
中貴曰主上三日前御苑中方建一亭命名曰
定一上謂若人用此立說取為狀元邵得其說
揮毫如飛中貴見其文字回奏曰陛下三日前
方建定一亭一士人用以立說上大喜於是搜

求此人遂得邵澤欲寘首選時已取周坦為狀
元群臣賀曰喜陛下今日得周邵於是澤為榜
眼

稱旨除官

濤字致遠赴召宋神宗問曰卿自山路來驛
路來濤曰自山路來上曰自山路來木公木母
如何濤曰木公正傲歲木母正含春木公松也
木母梅也稱旨除中書舍人

遇貴昇迂

宋孝宗時蜀士詩志仁在臨安

一

覓差遣淹某年餘囊篋殆盡每見士大夫則相
躬相揖人皆憫其窮越或予以三券五券惟藉
此自給一夕孝宗與曾參政從龍微行入表店
喫湯志仁揖之甚恭孝宗心念此人何敬我如
此故遣下一扇與之志仁即以扇趨逐奉還又
如法一揖孝宗問公何處人在此何爲志仁言
某蜀人在此待差遣不覺日久困窮甚矣孝宗
又問年月日時又適與上合孝宗曰曾參政欠

閬州太守黃金二十兩明日以書薦汝去彼處
受差辟汝可移此金作果囊歸鄉志仁大感孝
宗復以志仁命在瓦子裏與人筭星翁云此是
主上命孝宗曰此蜀中一許大命星翁曰若果
然則目下亦遇大貴超升孝宗歸明日御筆令
志仁交閬州知州事前任官改除利州西路提
刑并以金二十兩子之令曾參政密封與之志
仁不之知携歸見閬州守閬守拆開方知是主
上御筆而謝恩因知遇貴有命

龍飛定例

吳用中字誠甫少好學因浴溪次得定光佛像
日夕瞻禮拜請開封府鄉薦南宮不利一夕夢
佛現身贈詩曰栩栩駛和天如春吐紅玉巍巍
萬丈崖捧出一叢綠用中得此詩常以自負宋
徽宗崇寧三年赴特奏試名在第五等者不當
補官用中殿下大聲呼曰飛龍之榜千載一遇
臣等久負燈燭願臣等一例出官上聞之以問
侍臣有敷奏其言者須臾有二衛士掖用中至
殿陛詢記姓名御筆判云自吳用中以下一例
出官凡二百人自後龍飛永爲定例端明何公
志同之力仕至齊州司戶

師揚同榜

眉州彭山縣師驥宣和年間與揚師錫赴省試
于開封府蜀至開府幾萬里蜀士下省者貧不
能歸多投汴河而死揚與師同館同經同里巷
且同升揚中省行間時放榜已竟只省充一名
封而未開師見榜內無名喟然

揚力挽之曰省元未知屬誰萬
矣且候姓名昭揭死未晚未幾中使持省元之
名貼于榜首則是師冀師大喜與揚曰感君一
言幸得不死當世世與君家為昏姻也後師官
至禮部尚書歷朝十二年四世孫應極甲寅年
間授軍器少監歷朝七年揚歷守數州終湖北
道安撫兩家子孫皆貴婚姻不絕

莊重

大臣度量

宋真宗朝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
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
未嘗除僕射今日以敏中此殊命也其門中賀
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言昌武往視而門
闌悄然入見李賀之曰今日聞降麻士人莫不
歡悅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
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
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朝
為僕射者皆勲勞德業之盛禮

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慮
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
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乃以所見敏中
之意對上笑曰向敏中度量可謂大耐官哉

館客端莊

彭舉正萍鄉人端莊謹願確守禮法善志于學
目不妄視口不妄言宰相張士遜聞其名招置
館下甚愛重之舉正一夕獨坐書室聞窻外切
切有人私語聲須臾有物投窻中而去秉燭取

觀得紅羅髻頭一條翌早公朝歸舉正告辭來
去甚力公曰何遽如是得非有說乎舉正具白
以夜來事公笑曰老夫知君莊重有守聊以此
相戲耳母自反責苦留之數年特與奏補累官
國子博士衛州刺史

賈相當國東閣之客十餘人陳淳祖乃其一也
淳祖端莊不通關節內人多惡之一日賈諸姬
有爭寵者密竊一姬鞋遣人置於淳祖坐下淳
祖目不妄視不知其下有此蓋

人也賈入館中忽目有所覩知
心疑焉蓋齋後有曲徑而至齋後門令其叩門
百端挑誘淳祖祖不荅繼以大怒欲即申報平
章賈方知其無他遂就府堂起獄勘問盡得其
情由此極器淳祖後有知南安軍之命
寬容

不報舊怨

管知府安國少年館於鄰人張氏之家一日妮
送飯過書院張尾其後見管以手捻其妾張乃
怒時管欲趨京就試府登舟張令僕箠辱之未
逾數年以武舉第仕淮郡作濠守張氏家日微
疑管報怨曾不芥蒂後張子窘守周給之不念
舊惡如是也

碎玉不怒

韓魏公在大名有人獻玉盃二隻表裏無瑕世
之絕寶也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
玉盃于上酌酒勸客俄爲一吏觸倒玉盃俱碎
坐客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

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數吏諄
之有坐客嘆服

剃鬚求謁

劉後溪光祖簡州人師瀘州客有多髯者來訪
贈之三十緡越月餘再至則已剃鬚復贈之三
十緡其子告其父云尊長爲此人所欺矣後溪
喟然嘆曰吾與爾輩修德人生剃鬚復豈得已
哉後其子孫皆貴顯君子曰是可謂忠厚之至
其後貴顯宜也

勤儉

居官節儉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則止東
坡謫齋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文每月朔取錢四
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挂屋梁上平旦用又挑取
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
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
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
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用

過數十金亦自足至今不易也
與一曠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
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
早具少由晚菜羹泰然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
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
自尔見踈失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
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
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
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濃飽鮮昏人神志若蔬

食菜羹則腸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
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
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二寶

治家勤儉

揚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
請廚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
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
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
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壽高

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

也

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興夫人於郡園

種紵躬緝績以爲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

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

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

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綃綃

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

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

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

五羊以俸錢七十緡代下戶輸租其家采掾土

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衾

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纈綃數端東山曰此賢者

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蒲來訪

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

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

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

亦已多矣

貪忌

貪酷窳身

謝至爲三衢守貪酷激變欲窳歸臨安恐失觀
瞻遂寘身一大籠中命兩人舁以登舟其兄立
齋嘗戲云此後太守近接須添此項公用

獻琴遭劾

瀆山謝方叔罷相歸豫章一日以琴一張丹藥
一器貢獻度宗蓋以爲舊學故也賈似道疑其
有觀望再相之意令金臺劾之以爲不當誘人
主爲聲色之好欲謫遠郡賴呂文德申奏乞以
已官職贖謝丞相之罪遂得免君子曰專權忌
能賈固不能無罪居閑貢獻謝亦自有以致之
也

七齋取怒

賈似道柄國久有故人于堂召見相與款密時
月之初七日也賈爲設饌客筋不爲舉問所以
然以齋七爲告賈默顧左右具素鋪以易退後
屢謁不納踰月始見扣以陶鑄則曰兄自有事
神何必我竟不與缺其人快快

固如是哉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三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四

前集

人事門

分定

貴賤分定

宋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聲聞御前仁宗召問之對云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至尊以此致辨帝默識其人一日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緘秘甚嚴先命乙携一往內東門

命甲携一繼往无何内東門司但
宗恠問之乃言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不能行
甲遂先到由是言之窮通予奪无不關天人力
不容加也

加官分定

宋某大卿輪對年六十餘玉音問其出仕履歷
怜其老特旨免朝明日特除尚書某官當謝恩
適病破腹頃刻如廁數四遂用油絹作一袋繫
于臀後適舞蹈之時油袋墜殿上朝臣怪駭莫
知何物孝宗命取觀之臭穢可惡大怒某官俯
伏待罪臺官繳劾押出国門

領舉分定

葉震雷字聲伯應鄉舉前兩場冠衆作獨策場
不見卷監試主文以其前兩場可采決無不終
場之理行下根索及將人吏勘斷必欲得之時
吏卒多將試卷供爨及故投弃根索既嚴通行
尋索果有一卷閣在古井中草壞之上亟自觀
之字號正同遂爲舉首豈非功

持歟所以特科出官終建之松

館俸前定

南城劉巢林夢材篤行君子也一夕夢至一所
兩石榴樹下獲錢一窖凡千緡自念平生無妄
想何以至此未幾數尋思招之館教子姪歲俸
百緡入齋見庭前兩石榴樹宛然夢中凡十年
登代戍弟而去

風水前定

下羅居士詠之得地一穴以葬母開壙自卧于
中夢一人來言此非君家地乃義城黃孺人受
用葬一年生灾遂問云後有東向劉來覓其地
羅問其葬誰曰葬母母是何人曰義城黃氏也
即以予之後出二神童惠祖壽祖官至

飲咏前定

宋淳祐代午間三山繆文龍幼季京庠與陳魁
峯相厚善一日辭歸求朱魁峯書爲介紹謁建
漕節齋陳昉繆意謂當路書尺必可規求權局
歸次衢之江山縣乞靈於江郎

所官舍廊廡邃深有士官教筆其
其間少頃有一人捧一椀飯進與繆繆下視之
則與殊飯也食未及半進飯者復奪之夢竟卜
之於神果神所賜夢也初未測其意及來富沙
投書於節齋節齋謂繆曰西津鎮建安書院有
朱文公真西山之祠今請君爲堂質一月可得
官楮五伯貫之俸少爲養廉之助繆遂以漕向
來參至書院一如夢中所見會食堂中飯未畢
繆之母計音至也一飯未竟即以憂去信知人
之飲啄莫非前定真珠飯者乃朱文公真西山
二賢之祠云

飲饌前定

李宗回者曾與一客自洛至關客曰吾能先知
人飲饌臨正且謁華陰縣令李謂客曰明日到
彼得何物喫客撫掌曰大奇當與公各飲一盞
葱椒酒食五般餽餽不得飲喫李亦未信翌日
同見令喜曰二賢衝寒且速暖兩杯酒來仍有
葱椒良久臺盤至又以大碗盛銀

五般餽飽二客食盡忽報勅使到
鞭馬而去客出而僕已結束先行數里二客大
笑登途竟不得飲喫異哉飲食有定分也

生死前定

陳仲舉微時宿九江黃申家申婦夜產有扣門
者聞應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
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云生男或女答曰生男
名阿奴當十五歲爲人作屋落地死仲舉嘿記
之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問昔兒阿奴所

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仲舉後果大貴
遭擄前定

長春貧人嘗往長真觀忽值大兵北還路逢一
貴宦乃素相識者禮拜真人曰夫人被擄欲罄
家資贖令出家貧人俛然不可其事正議間兵
去已遠不可贖矣他日貴宦復來參問且詢不
可之意貧人曰夫人與昨擄之主人有三年宿
債今既相逢乃前緣也倘堅欲贖則此緣未絕
無有了期三年後却還來此出家

遂得簪裳出家誰觀參見其人曰
汝從來好善故得進入道門貴宦方信其言拜
謝而去

修廟前定

鄭毅夫知荆南府有城隍廟宇頽弊諭市民曰
廟宇頽毀汝曹須率金修之獨一豪家陳務成
曰願獨修不願率金也因修之換一巨梁背有
大竅闕一板于中字在其內宛然新墨云維大
周廣順二年歲次壬子五月十二日建其旁題
曰遇陳則修乃以緹巾襲之獻之府公竒之特
命刻其事於梁之脇

得銀分定

宋嘉熙庚子趙知縣崇迪任建寧府推官大參
徐清叟欲易推衙以廣其居趙爲申府得請拆
除之日徐參親臨監視乃於廳前花砌上掘得
一大甕得白金式百餘定先是趙推於彼處常
見有物如白衣覆地細視亦無所見後爲徐公
所得豈非留以待之皆分定也

弃銀復得

梅洋季捐與人駕舟入括至中途泊岸登廁值有人遺下一青囊有銀子在內遂取入舟以俟尋者未幾見一人倉皇而至尋取元物不見大呼數聲解條欲縊於廁季急登岸詢之荅曰某本縣解子也解銀入州今既去失唯有死耳季誥其他有何物曰無他物止有銀子若干季悉還之解子感激即欲分與數兩到州折閱不過受杖豈不勝於一死季堅不領回舡到大金灘間忽纜斷躡入水中但覺脚下有物如瓦相憂聲探而取之乃銀也亦如前所拾之數歸家求田問舍遂成大富

失物復還

建炎中宋高宗幸四明嘗執一摺疊扇中有玉孩兒爲扇墜金人至登舟倉卒失手沉扇于江及都杭州十餘年忽一日循王張俊預內宴手執一扇墜玉孩兒上熟視乃向年四明所沉者遂問循王得之何所荅曰臣於清

至上即遣人往問鋪家所買之由
籃者得之遂轉問提籃者乃謂得之候潮門外
陳宅厨娘繼又問之厨娘答云破黃花魚重十
斤腹中有此一物奏聞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
之兆鋪家提籃者各與進義校尉厨娘仍告封
孺人

財各有主

福州阮教授爲胡侍郎館客累年不歸胡曰君
在此日久俟消息當以一婢爲侍阮但感謝忽

一日婢知主意乘間尋阮曰此月十五夜侍郎
大會賓客汝勿飲酒我房門路遙亮籬君過彼
處咳唾數聲俟有好音及夜阮歸失約里有張
十七者負米去碓少憇其下偶咳唾數聲婢疑
阮至拋下黃白一大袋張爲之驚喜不知所來
拾而歸之阮聞此語愕然不知其由此婢厭厭
不得志遂致非命阮亦自殞其身事付忘言自
後張生日富娶妻育子其子與阮教授絕類或
有人指之曰此阮秀才也隔溪有

常以此事諧之張子恃財勢往有別事
之辛四牙坐獄遂至喪命李妻不甘其事往陳
王祠呪之一日張氏子歸自門首見一大蛇口
吐火燄當門盤屈一時驚仆及在地其妻曰李
辛四牙妻呪我我將死矣言訖而卒自後此人
又復貧乏

前生福分

宋太孝生葉文鳳溫陵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調
官天台仙出遇因赴任在途遇生日逗遛旅館

午困假寐夢至一庵中人請喫麻糍竟來聞鄰
居有一嫗哭泣之聲甚哀葉因而此過其門扣
之一老嫗曰今日乃兒子忌辰適往墳庵齋佛
追修心爲感傷不知哭泣之哀至此葉心疑之
遂問令嗣何年夭喪嫗言其子所死之時即葉
簿所生之日也老嫗曰吾兒業儒治詩義名陳
希曾本縣亞薦葉問尚有詩卷及藁否嫗發篋
示之其文藁即葉之請奉及第程文一本字差
舛葉遂拜嫗爲前生父母載之赴

之福乃前生之福也

大器晚成

李德元六十三歲作狀元七年參政史越王浩五十八歲登第不十年登相位七十日罷七十歲再相逾年罷八十八歲再相太師召賜第湖上九十三薨大器晚成斯言大哉

戲謔

俗語試題

宋太孛生每閑坐時以謔破爲戲有採俗語作

舍試題云湖女艷莫嬌他平日爲人吃饒拏烏龜猶自可度婆似那吃早辰起來七般事油鹽醬豉姜椒茶冬要綾羅夏要紗君不見湖州張八仔賣了良田千萬頃而今却去釣蝦蟆兩片骨臂不柰遮破云有色者其累重旣知食美而服亦美好色者其費重當知業窮而身亦窮此破題高手也又破乞也官人云欲求其利必重其名皆可觀

做人做屋

宋丞相崔與之號菊坡理宗朝入
府第極其壯麗里有豪商姓李亦從而做之就
倩崔府造屋匠人一依崔府繩墨尺寸不差造
屋一所落成之日崔相親登其門借觀李商大
喜暨歸崔相喚匠人來問曰汝与某人豎此君
好則好矣但少兩枝梁匠人云此一依相府規
模不知少兩枝梁在何處崔相曰一枝是没思
量一枝是不酌量當時士大夫以資談笑盖崔
出將入相名震華夷而李商何人乃借侈若此

宜乎取少兩梁之譏

煩惱自取

韓侂胄用兵既敗鬚髮俱白困悶莫知所爲一
日上賜侂胄宴有伶人爲戲一人曰樊遲一人
曰樊噲旁又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遲
曰誰與汝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之曰是聖
門之高第也又揖問噲曰尔誰取名汝對曰是
高祖所命則拜曰真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惱曰
誰名取樊惱自取又因郭倪郭某

以生羨進于卓上命二人移卓忽一差墮地人
碎其一人云苦苦壞了許多生羨只因移果卓

俳優戲言

宋端平間真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覺
魏鶴山督之亦未及有設施而罷杭州優人裝
一儒生手持鶴別一儒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
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歡
然飲酒其人大嚼洪吸靡有子遺忽顛仆于地
群數人拽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

中庸大季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
笑而罷或謂有使其之戲侮真魏二公京尹悉
以優人黥之○史彌遠為相時士夫多鑽刺得
官伶人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用一木鑽鑽之
久而不入其一人以物擊其首曰汝不去鑽彌
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事達史公聽悉
黥之

戲謔致爭

昔有郭忠恕善戲謔嘗與聶崇義會戲以

字嘲之曰近貴全爲贖攀龍即是也然三不
耳其柰不成聰崇義亦捷於戲謔乃以其忠恕
二字解嘲云忽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又陳亞
與蔡襄互相嘲云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
便成衰近時呂擴謝暉亦以名相嘲云死才終
入廣謝暉不日便充軍呂謝因而黨起爭端是
知戲謔不可不謹至於爲虐可以爲戒
欺誑

冒稱帝姬

宋靖康亂柔福帝姬隨二帝北狩建炎四年有
女子詣闕稱爲柔福帝姬自虜中潛歸詔遣老
宮人視之其兒良是問以宮禁在日事略能言
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逼
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
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公主下嫁高世榮資粧
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三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
福死於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
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兒甚美其福因

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伏誅前後言論賜資計
十七萬九千緡非顯仁之歸則富貴終身矣

假母欺騙

景定年間有二少年謀爲騙人之策忽在野外
見一乞嫗趨而拜拜曰爾吾母也吾爲爾子尋
十餘年方得母喜甚衣之以華衣嫗恠之然自
思爲乞丐一旦得此過望二少年事之極至復
買一麗婢供使令之職雇人昇過新塗賃客館
以居所携籠奩凡五六擊告之人曰吾兄弟早

年失母連年寫經告佛求之四方今始得之天
也於是朝夕竭力爲甘旨之奉衆皆稱美之新
塗富室皮家每歎曰此二人真孝也二人與皮
往來稍密一日告之曰吾欲假君之庐以奉吾
母吾將商于真揚求什一之利以活生皮欣然
從之仍爲假貸三百緡鬻買貨物而去皮見其
有母與籠篋留其家舉以與之二人者以其母
托皮丁寧之至約半年歸及歸財利數倍隨以
三百緡本息酬皮皮喜又留半年其皮氏

諸有力者借二千緡再去衆見其
每日相與之情貢如其數借之忽
歸並無音信衆始有疑心遂告之
官欲發其籠篋所寄之物官詰嫗
嫗曰吾丐者也非其母也解后野
外強我使來婢曰彼買我者也實
不知彼爲何人將其籠篋開視之
並皆磚石官無所加罪衆但懊恨
而已

假女取財

開慶己未趙制幹雇一厨娘乃男子王千一也

盖幼時父將男女形軀酷類女子與之穿耳纏足搽畫一如女子習季女工飲食買賂牙保脫騙富戶充爲厨娘富家寵妾莫不知是男子与之共寢俱爲所淫事彰責還父母後轉雇与東門趙家趙見其稍有姿色亦屢欲犯之而厨娘累托不從又一日同僚會飲座間有云聞近日有一男子裝假厨娘累次脫騙富家財物今聞又雇在同幕爲厨娘莫知而知之飲罷趙回厅喚出厨娘試一捫摸形不掩解之則

首弃市父母牙保俱配籍焉

假道取財

宋端平年間有道人談相到吉州值夏胡帥視
家胡告云某有弟叔陽平生作某事不善某事
不善如見幸警勸之道人到叔陽家屏左右歷
歷言其平生不善勸以迂過叔陽大敬信出其
愛女令相道人曰是鬼婆婆亦宜修善時叔陽
腰以大條道人覓之即與不吝明日復返之云
道人焉用此謾戲耳踰日又覓叔陽身上道服

復與之明日又以返云道人只是試公之心豈
備於此又數日見其女所簪皆金器道人萌意
欲求之女見其前次累覓累還悉拔以遺道人
遂去不復來矣人皆切笑叔陽信之愈篤叔陽
二子夜題詩于厅壁云知君色慾未能除好把
精神契太初從今發誓休貪慾我保教君入太
虛奉崇香火若君雞莫把經文作戲看兒女損
休都管冬明春速入武當山後書云無昌老書
盖言吕洞賓也叔陽大喜即分付家手遣妻

尼旬日被衲出郡打無爲擬往武當郡侯而次
皆前席之号曰元命真人時道梗未遂行二子
偶閱牆幼子道前詩之故叔陽大悔遂歸仍以
尼歸爲妾

詭道劫財

王居安秀才久苦痔疾聞蕭山有善工力不能
招致遂命舟至彼於靜邸中使人迎醫醫乃至
航既見欣然爲治藥餌且曰請以五日爲期可
以除根本初以一藥放下大腸數寸又以一藥

洗之徐用藥線結痔信宿痔脫其大如桃復以
藥餌潤養數日遂安此工初無雜色但放下大
腸了方議報謝之物病者知命懸其年盡許以
囊所有爲酬方肯治療又玉山周僅調官京師
舊患膀胱氣外腎偏墜有貨藥人云只立談間
可使之正約以萬錢及三縑之報相引入室施
一鍼所苦果平周大喜即如數負金帛而去后
半月其疾如故使人訪醫者亦不見矣古人之
賢或在醫卜之中今之醫者急於利幸用

道以劫流俗殆與穴坏挾刃之徒何以異乎

誑言恢復

趙范字文仲帥淮東趙葵字南仲帥淮西當殘
金將衰之國中原有間當國者謀動干戈却未
言之人二趙亦私有意謀金子才劉子澄為幕
官與聞之一日淮西間遣全詣廟堂稟事全因
曰趙閻以中原可投欲議恢復事大体重須公
朝出命彼兄弟當悉力而趙寶未嘗使之言也
廟堂額之而已及歸又謂二趙曰廟堂似有恢

復之意然難遂然出命欲從二閻建議然後見
之施行二趙不知其雅意何敢不從遂再令入
國門計稟用兵之事大槩皆全劉自捏合為之
上乃下詔次日進師數十年軍裝糧食舟師士
馬席卷以北涉無人之境某日復東京某日復
南京某日復西京皆空城也紅旗露布日夜至
告大廟告社稷宰相率百官表賀降赦三京喜
事獵獵何嘗一戰哉軍至真珠河河流如綫二
趙麾軍徒步而涉至半河忽見山上二紅旗出

頃之河水暴至北軍奄數方乘水鼓譟諸軍
汗奔走淖死踐死走死飢渴死者十之七八軍
裝器械委棄如山一日一夜馳數百里至淮河
二趙僅而得渡范墜馬北兵長鉤曳之葵双刀
躍馬斷其鉤柄乃免中外震驚北騎充斥朝廷
乏策割海泗唐鄧四州以求解京西一帶并失
之二趙全劉賁降有差臺章曰誤二趙者金子
才也誤全者劉子澄也

生育

判官爲嗣

建之浦城李景韓家富而子一日夫妻謁城隍
求子夜夢有黃衣人曰大王與汝余都縣主簿
妻因而有娠得一男年二十登第名夢祥初任
余都縣主簿及二十六歲到任謁余都城隍有
一判官倒於壁角左右見狀貌一類主簿曰本
官不必寫容此判官絕是相類呼廟祝問之曰
左右皆以判官類我是耶非耶祝曰與主簿果
是相肖詢其類倒幾年答曰已經二十六載

簿心中謂我建生之年相同遂再塑像立於王側是日主簿卒

禪僧托生

建寧府建陽縣何源庵一禪僧名宗元與周三解者厚善後一日元公辭周曰吾以旬日入寂敢以身後事爲公累辭去數日周忽夢元公過其家謂曰吾宿緣未斷擬借盛宅居住如何周諾其請語罷元公徑造周之子舍房內夢竟則庵中遣人報元公已坐化矣其子舍誕一男周

知其爲元公也命名曰元及長業進士纔弱冠以宗元名請本州文解次奉易名疇老再發一奉因知前身禪僧之事自諱其名只用疇老爲名字曰天錫宋咸淳甲戌宗元該免解到省以宗元名登進士第○廬陵王朝奉與無爲院僧祖琳善一夕朝奉假寐于厅次夢見琳入室大怒遂覓適內人坐辱未幾生一男子亟遣人詣無爲請琳師則生子時分坐化矣琳左指小缺其孩亦然長命曰琳年十八領鄉薦次年登科

官至知州

願生爲子

常州無錫縣楊秀才年老家貧一日往金陵到王荆公祠堂心慕荆公子孫富貴乃禱曰今世名利無成願後身爲公子孫庶可遂志是夜夢荆公差人請到祠堂曰蔡卞福祿未艾汝生彼家楊乃言曰屋中妻子家貧若一旦身死必大利害乞緩其死荆公曰已奏聞上帝不可改也爾可即作書報家人次日秀才即死蔡卞家寵

忽生一子幼而伶俐能言嘗語父蔡卞曰我是常州無錫縣某村楊某願帶歸故居少慰妻屬卞異其事及長携之過常州無錫而至楊某家喚其妻子慰問家事甚詳至次日忽如昏醉及醒則前生之事不復記矣後果顯貴